

直言录

张黎洲

直言录

海峡文艺出版社



直言录

张黎洲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直 言 录

张黎洲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5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六印路30号 邮编: 350011)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5 印张5 插页 278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34—720—4

I·615 定价: 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张黎洲，1934年10月生于福建省。五十年代中期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先后从事新闻教育、报刊编辑和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曾任云南日报、福建日报副总编辑，现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出版总社社长、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高级编

辑。在中央、省级报刊发表过大量新闻作品和理论文章，1979年后主要进行思想评论的写作和研究，同时撰写其他各类言论。有一批言论被收入人民日报社等编辑出版的集子或被转载，多篇言论在全国和省级优秀作品评奖中获奖。

序

张黎洲同志引起我的注意，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时，他开始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思想评论。据说，有一段时间他笔耕甚勤，用真名和好几个笔名发表评论。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张黎洲同志从十多年来数百篇评论中，挑选了一百余篇准备结集出版，希望我写个序言。这本名为《直言录》的集子，二十多万字，三分之一是在人民日报刊用的，加以思想评论、思想杂谈这类言论形式也确有大力提倡之必要，因此，我欣然答应了。

作者在《后记》中说，收入这个集子的评论，是他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受。我翻阅了全书的目录，细读了一部分评论，觉得不少篇目的主题、观点以及阐发的基本道理，的确都来自三中全会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核心的领导下，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路线，并提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两手抓”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开创了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直言录》中涉及的内容，有关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有关于重点转移、深化改革的，有关于民主建设、思想教育的，有关于改进工作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还有不少鞭挞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许多方面，党在新时期的许多重大政策，评论中都有所触及、有所反映、有所阐发。像《改革“利弊观”刍议》、《也要提倡

同知识分子结合》、《刹一刹保护不正之风的不正之风》等评论，当时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从这一点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

张黎洲同志比较擅于思想评论的写作，这个集子比较有分量的也正是那些思想评论，以及几篇写法近似的政治评论。思想评论同新闻评论相比有其共同点，更有其不同点。它是一种从评析某种现实思想出发的犀利的政论形式，在针对性、鲜明性、理论性、深刻性上比一般新闻评论要求更高。一篇好的思想评论，要针对社会的思想倾向立论，要围绕突出的思想问题说理，要在评论中阐发较新的思想观点；换句话说，它应当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严密的逻辑性，浓厚的理论色彩。泛泛而论，面面俱到，不痛不痒，思想平平，是决然写不出好的思想评论的。要写出质量高的思想评论，关键是着力把握社会脉搏，下功夫了解和研究政策观点、时代信息、社会潮流、思想倾向，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和有感而发。张黎洲同志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值得我们肯定和重视。从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谈谈思想评论的写作》一文来看，作者在这方面确实是有心得的。

评论，历来被看作报纸的“灵魂”和“旗帜”。衡量一张报纸的导向是否正确，质量孰高孰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取决于它的评论工作和评论水平怎么样。近来人民日报也正大力抓好评论工作，努力提高评论的整体质量，但还不尽如人意。借此机会，希望新闻界对评论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动手写各类评论，提高评论地位，多出评论佳作，共同来提高我们党报的水平和质量。

邵华泽

一九九四年五月七日

目 录

序	邵华泽(1)
思想评论	
“颂穷”还是“送穷”	(3)
“先民主，后集中”析	(6)
“危机”还是“生机”	(9)
求大同，存小异	(13)
“怕变”与“等变”	(15)
从“联”、“套”法中解放出来	(18)
关键在于人民	(21)
对“朴素的阶级感情”要作分析	(26)
提倡“勇退”精神	(31)
破除“习惯标准”	(34)
信心和信任	(37)
信心从干中来	(40)
重新学习势在必行	(43)
重在身体力行	(46)
“靠边”还是“靠前”	(49)

思想解放无止境	(53)
与人为善是不讲原则吗	(56)
“下不为例”可以休矣	(59)
“台阶”杂议	(62)
要赏罚分明	(66)
不要忽视另一种“调整”	(69)
“法不责众”吗	(71)
怎样看待“茶凉论”	(74)
要坚定地相信群众	(77)
在“一个样”的背后	(80)
要敢于给自己出难题	(83)
勇于治“软”	(86)
顶住“说情风”	(88)
调查研究种种	(91)
刹一刹保护不正之风的不正之风	(94)
“扶正”随想	(97)
也要提倡同知识分子结合	(102)
解铃还须系铃人	(105)
“重用”及其他	(107)
对新干部也要“一看二帮”	(109)
“灌输”浅议	(112)
工作方法要有两手	(115)
“责”的断想	(118)
软拖与硬顶	(124)
维护干部的“精神利益”	(127)

研究一下“职业病学”	(131)
责任感与失职感	(134)
改革“利弊观”刍议	(136)
思想工作要着眼于大多数	(140)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143)
“旁落说”与“失落感”	(146)
给“合理冲撞”开绿灯	(149)
对干部的“争议”要作分析	(152)
公开——有效的制衡	(155)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58)
善于从总结中学习	(160)
分清“落马”者的功过罪	(162)
形式主义靠谁治	(164)

思想漫谈

“放足”的联想	(169)
“无禁区”和“有引导”	(171)
该当哪“型”干部	(173)
思路再打开一点	(175)
开发“青年能”	(177)
“避短”与“补短”	(179)
功过的辩证法	(181)
大兴思考之风	(183)
切莫随便许愿	(186)
不要说“打”	(188)
杂议看形势	(190)

从“秘密武器”说起	(193)
可贵的“三知”	(195)
抓紧七亿秒	(197)
批评与“关系学”	(200)
扶上马，送一程	(202)
精兵·精官·简政	(204)
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	(206)
“抗药性”与“抗逆性”	(208)
从“干着瞧”说起	(210)
祝您健康	(212)
做“扶正”的带头人	(214)
为了明天，抓紧今天	(216)
都是在“线”上	(218)
闻过则“？”	(220)
“染源”、“染体”及其他	(222)
新年说“比”	(225)
闲话治“妒”	(227)
也谈“无则加勉”	(229)
“正在”杂议	(231)
说“热”	(233)
治“混”刍议	(235)
漫议“上下观”	(237)
“忧地”及其他	(239)
“没有发现”析	(241)

政治评论

- 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 (245)
- 划清迷信与信仰的界限 (252)
- 算政治帐和算经济帐 (257)
- 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 (263)
- 坚持“两点论” 学会“两手抓” (270)

经济评论

- 不怕“富浪”冲击 (279)
- 置之死地而后生 (281)
- “交通不便”也有两重性 (283)
- 闲话“买路钱” (285)
- 丢掉“怕乱”的旧观念 (287)
- “放”与“管” (289)
- 冷静地看待问题 (291)
- 多在“帮贫”上下功夫 (293)
- 有感于“评广告” (295)
- “抓商促工带农”质疑 (297)
- 一年之计在于冬 (299)
- 算算“会灾”的经济帐 (301)
- “近忧”与“远虑” (303)

随感短论

- 圣贤也有过 (307)
- 贵在“可信” (308)
- 说“老” (309)
- 留下什么“名” (310)

“王牌”替补	(311)
当心“文抄公”	(312)
要有“走钢丝精神”	(313)
摸着石头过河	(314)
“创造”一解	(315)
“闲人”与“游人”	(316)
老有所“?”	(317)
说“短”“长”	(319)
不恰当的“三部曲”	(320)
不妨试试“有偿参观”	(321)
报忧得喜	(322)
开会应当计算成本	(323)
识才上的宏观与微观	(324)
常用字的兴衰	(325)
朱光潜的“三不”	(326)
靠什么“化”选干部	(327)
“有勇”与“有底”	(328)
慎用“余权”	(329)
家长也要“放权”	(330)
整人之心不可有	(331)
“好强”不是坏事	(332)
怎样看待“力强”	(333)
老红军为何逃会	(334)
捞钱有“术”	(335)
“扫盲”何其多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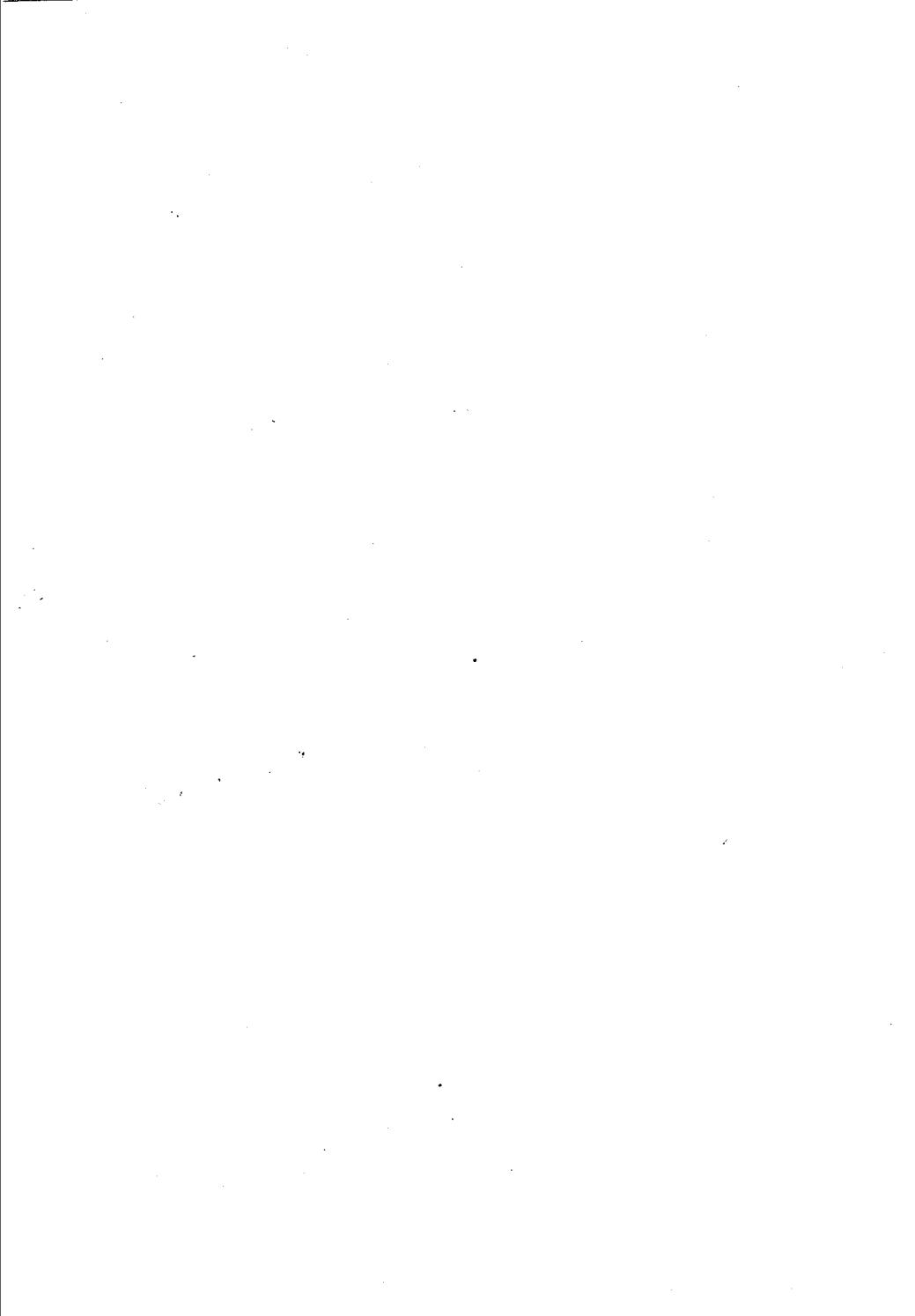
“有” “无”之间	(337)
不当“原则干部”	(338)
同谁保持一致	(339)
“树碑”之风不可长	(340)
要有什么样的“胆”	(341)
“吃会”之风何时衰	(342)
保护探索者	(343)

附录

谈谈思想评论的写作 (347)

后记 (356)

思 想 评 论



“颂穷”还是“送穷”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在其舆论工具假左真右的喧嚣中，曾有个荒诞不经的主题，叫做“颂穷”。什么“以穷为乐，以穷为荣”啊，什么“穷办法，穷过渡”啊，连篇累牍，比比皆是。有家帮刊的一篇帮文，说得更为离奇：“有没有彻底‘清贫’的精神，往往是检验真假革命者的一块试金石”，“只要有了‘清贫’一生的思想准备，就能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扬。”依此说法，革命者就得当苦行僧，就要准备穷困潦倒一辈子。这究竟在提倡什么，这算什么样的理论！

贫穷，真的有那么崇高，值得那样赞颂吗？在旧社会，像鲁迅认的，“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他们惨遭残酷压迫，备受敲榨盘剥，挣扎苦斗在饥饿线上。正因为要推翻这样的阶级统治，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才迫使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革命。解放以后，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治上彻底翻了身，但在经济上却由于复杂的原因，许多人还没能真正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们的困难，更不能去加以赞美和称颂。某些时候，我们说到穷也用过一些带褒意的言词，如“穷棒子精神”。这里，我们并非去赞颂穷本身，而是着眼于穷的转化，肯定那种不安于穷，不甘心穷，艰苦奋斗，立志变革的可贵的革命精神。

多年来，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生活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唱“越穷越革命”的高调的同时，还制造了一条“富了要变

修”的“定律”，到处骗人吓人。按照这个“定律”，不问哪个社会，不论哪个阶级，富裕都成了罪恶的渊薮，作恶的根由。按照这个“定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富就是“资本主义”，富就会“两极分化”，富裕的前途和结局只有一个——“蜕化变修”。于是，为了“反修防变”，就得“防富图穷”。如果你劳动收入多了一点，冒了尖，怎么办？那对不起，“事关路线”，含糊不得，非批即斗，非“砍”即“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绝不容情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简直使人“谈富色变”了。

人们不禁要问，干社会主义究竟是为了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都要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吗？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为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起草的宣言，明确宣布：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后来谈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时，毛泽东同志又把它归结到一点：“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倘若要在穷富问题上揭示社会主义特征的话，它恰恰不是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富裕联系在一起。只有坚持这样的观点，才能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如果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穷，而且是越来越穷，那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还有什么吸引力？人民群众还要它干什么呢？！当然还要补充一句，社会主义的富，是人民富裕、共同富裕，再也不是去重复旧中国那种“富了一家，穷了千家”的黑暗景象。同样一个“富”字，在不同时代已有质的差别了。

当前，我们应当在穷富这个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繁荣昌盛的问题上拨乱反正，真正懂得：民富国强，民穷国衰。要把